

薛国:坐拥富和贵,历经夏商周

最近,《惟薛有序,于斯千年——古薛国历史文化展》在山东博物馆开幕。该展览是山东博物馆山东古国系列展览的开篇之作,展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滕州市博物馆和济宁市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青铜器、玉石器文物精品共211件组。今天,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个“长寿”的小国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

故城繁荣时可与齐都临淄媲美

北方人说“好吃不过饺子”,您也许不会想到,迄今发现最早的水饺竟出土于山东。1978年,在山东滕州的薛国故城遗址中,一件食器青铜簋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者的关注。造型精美的容器内,盛放的是一盒因时代久远已经碳化的三角形食物,当用竹签轻轻拨动时,里面露出了屑状馅,随后被专家认定为是水饺。它比之前新疆吐鲁番唐代墓中出土的水饺“年长”一千五百多岁,考古学者据此推测,这种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美食,很可能最早源于古代东夷地区。

史上最早水饺的问世,也使人们对古老的薛国刮目相看。薛国历经夏商周三代,直至战国中期被齐所灭,成为孟尝君的领地,前后延续一千余年,传承六十四世,是目前可考的古代山东地区存续时间最长、序列最为清晰

的东方古国。古人说“小国无纪,世次不尽知也”,薪火相传对一个小国来说着实不易,“惟薛有序,于斯千年”,此言非虚。

薛国故城位于山东滕州官桥镇、张汪镇,1988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座方圆不过十平方公里的城池分为内城、外城,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好的东周古代城池。别看现在断壁残垣不起眼,此城当时可是规模宏大,《史记》称其“盖六万余家”,而当时最大的霸主国——齐国都城临淄也不过七万家。出土水饺的前掌大遗址坐落在古城一公里外,是薛国的贵族基地,已累计清理墓葬百余座,出土文物两万余件,薛国的繁盛可见一斑。

最近山东博物馆推出的古薛国历史文化展,首次将大量珍藏的薛国文物展示给公

众,让大家对这个山东古国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。此次展览展出的文物,既包括带有薛侯铭文的青铜礼器,也有制作精美的玉石器;既有出土时盛有酒和饺子的青铜缶、青铜簋,也有带有东夷特色的鹿角铜鸟兽饰、螺旋纹双鸟圆形玉佩。展览中,一字排开的薛国列鼎极具视觉冲击力,文献中说“天子九鼎,诸侯七,大夫五,元士三也”,薛国遗址出土的七个列鼎和一个陪鼎器形完整,是研究列鼎制度难得的实物资料。

作为一个小诸侯国,薛国名气不大,只有《左传》和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西周东周合起来不过才八百年,西汉东汉抱成团也只有四百余年,而薛国却历经夏商周,“传六十四世,国祚九百年”。如此“长寿”的小国,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。

车祖贤相左右夏商国运

一个小国何以在王朝更迭中延续繁华,又何以在大国夹缝中闪转腾挪,翻检史书,转折期几个重要人物的出现似乎能给出答案。薛国的始祖是奚仲,夏初封于薛地。奚仲,任姓,是黄帝曾孙帝喾的后代。任姓是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,古老而光荣,薛国是正统的任姓古国,又是高官的封地,在讲究血统的夏代,薛国可谓“根正苗红”,兴盛也就成为自然。

奚仲为人所熟知,更多是源自“奚仲造车”的典故。四千多年前,奚仲改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,这种车模样比较原始,从甲骨文的“车”字可以看出,车由轮、轴、舆、轂等部件组成,是种单辕车,通常由两匹马驾

驶。虽然简陋,但这已是足以颠覆人们生活方式的发明了。由于他精通造车技术,又了解夏王朝的车服制度,奚仲被大禹任命为“车正”,负责督造车辆并完善相关礼制,他也被后人尊为“舟车之祖”。

数百年后,在夏商之交的历史关头,仲虺的抉择再度改变了他和薛国的命运。仲虺,奚仲的第十二世孙,二十四岁就继承了薛国国君之位。年轻有为的他,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,带领薛地民众发展生产,很快薛国成为一个经济发达、实力强大的诸侯国。而此时的夏王朝在暴君夏桀的统治下,已是民不聊生、众叛亲离。

这时,仲虺审时度势,应商汤之邀加入灭夏的行列中。

商汤非常欣赏他的才华,任命仲虺为左相,伊尹为右相,在二人辅佐下,成就了兴商灭夏的大业。商汤把夏桀打垮之后,夏桀逃到了一个叫南巢的偏远地方。虽然得了天下,商汤却感到不安和愧疚,他担心后世之人会指责他流放天子,谋朝篡位。

于是,仲虺就写了一篇文章,论证商汤灭夏的合理性,并描述了一套普遍性的政治原则。这篇文章解开了商汤自责自扰的心结,也论证了以商代夏的合理性。用今天的眼光看,这篇“仲虺之诰”堪称舆论引导与公关策划的范文。“德日新,万邦惟怀;志自满,九族乃离”,“仲虺之诰”也为后世论证政权更替定下了“有德者居之”的基调。

孟尝君治薛留下礼贤美名

商汤定国之后,又陆续讨伐夏桀的残余势力,消灭了部分诸侯国,而薛国因为是贤相仲虺的封地,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强和巩固,得以延续辉煌。到商朝末年,国君任成将薛国迁到了挚,也就是今河南汝南。有意思的是,当时西伯侯季历娶了任成的女儿太任为妻,后来两人生下了儿子姬昌,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。从此薛和周就成了姻亲关系,周灭商后,周武王封其太公任成的后裔任眗为薛侯,复国于薛,薛国又继续在周朝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战国初,齐国灭薛,齐威王少子田婴封于薛。田婴去世后,其子田文袭封爵位,仍居薛,田文就是“战国四公子”之一的孟尝君。孟尝君在薛地勤勉为政,扩建了外城,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薛国故城的规模。

孟尝君在薛最大的功绩就是“倾天下之士”。鸡鸣狗盗、毛遂自荐、过江之鲤、焚券市义、脱颖而出……这些妇孺皆知的成语就出自孟尝君治薛期间,薛地也成为当时重要的人才中心。如今,薛国故城仍随处可见孟尝君礼贤下士的印记:城内西北隅曾建有“纳贤馆”,城北门外

官道旁迎仙村前曾立有“孟尝君养士处”的碑碣,狄坡村北侧则是“冯谖焚券之处”……两千多年过去了,薛国故城内东北隅的孟尝君田文墓、靖郭君田婴墓、毛遂墓等不时有游客前往凭吊,孟尝君礼贤下士的佳话仍在代代流传。

表面上看,薛国的运气真是不错,同时坐拥尊贵和富有的这座小国几乎在每个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上,都能绝处逢源,屈伸有度,卓然而立。其实,薛国传承有序,人才辈出,并非偶然,而是根治在骨子里的政治文化先进“基因”在发挥作用。从史料里凤毛麟角的记录中,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薛国在内政外交上确有超群之处,恐怕这才是其得以凭区区小国,长期立足于鲁南,侧身于大国是非非的根本原因。

更为传奇的是,薛国故城遗址所在地除地上现有的战国城、地下的西周早期城,还有商代城和龙山城,可见几千年来,古人都相中了这块宜居宜业的“风水宝地”。这块土地究竟有何魅力?地下世界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?古老的薛国渐去渐远,可留给我们的谜题却越来越多,这也正是古国的魅力所在。

